周易說略

周易說略卷之三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此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四以一陽間于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名噬嗑文王係詞以為九事之不得如意者必有物以間之此卦旣噬而合矣則其占當得亨通也又卦體卦德卦兩象及卦變有威明得中之美為利用獄之象夫獄之未决猶物之間

而未合令威足以斷明足以照又得其中而明不至過察威不至過暴以之治獄則有以服人之心而是非立判亦如噬物之間者而得合也

是就卦中有此善而斷其然非謂欲去物之間必利于用獄以治之雖先儒有此說覺于象傳不合蒙引所判甚明謂治獄亦有噬嗑之義則可謂噬嗑之得亨全在用獄則斷不可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卦名為噬嗑者何哉以卦體上下兩陽而中虛為

頤之象九四一陽間其中爲頤中有物之象頤中有物必噬之而後合故曰噬嗑凡事有強梗爲之間必待治之後合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占之得亨者事有間則不通既噬之而合是間者已去則得亨矣又言利用獄者何哉凡治獄之道必威明得中乃爲可貴今卦體三陽三陰剛柔均平是剛不至暴柔不至縱也卦德震動而離明是

威足以斷而明足以照也其威明各至非特卦德為然在兩象為雷電相合而章是威與明相濟而益顯也其剛柔不偏非特卦體為然在卦變自益而來柔自四進而居五為得中而上行是剛柔相調而適宜也卦中有此數端之美雖卦變以柔居五為不當位既威明得中于治獄之道盡矣故利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與電合威明相須故為噬嗑先王取其象以明

著其大小輕重之罰使人知罰所由加而不疑于所坐所以振勑大綱小紀之法使人知法之當守而不敢輕有所犯也

按先王以立法者言則明罰勑法都立法時事大全吳氏一時平日二語非是以其誤以法字當罰字也程傳云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象引云明罰即所以勑法又云如此者所以振勑法紀以警有衆故為勑法也細讀可知罰字法字之別矣

雷電相合有噬象不及噬字義此蒙引說也愚謂雷電亦所以去陰陽之間而使之合者似可兼此二字但前輩不曾言及未敢遽入講中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而初在卦始罪薄過小未應得重刑又在卦下人之足趾亦處身之最下故為屨之以校滅其足趾之象初惡方萌而遽懲之則惡由是而止矣故其象得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所謂屨校滅趾者蓋趾所以行令禁之早而屨以校則初必知懲而不進于惡矣故謂之滅趾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二有中正之德以治獄存心不偏聽斷合宜故其得人之情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則中順有餘而剛斷不足其所治者又強梗之徒不免于勞心力費辭說而有滅鼻之傷矣在彼既所當治在我又能善治終當使之心服而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二之噬膚滅鼻者以其乘初九之剛強梗之人難以遽服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既无剛斷之才又不得用刑之道故治人而人不服有噬腊肉而遇毒之象治獄如此豈不小有羞吝乎然時當噬嗑彼寔有罪當治我于義爲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之遇毒豈人之難服哉由爻位之不當陰柔

而不中不正不足以服人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以剛居柔寬猛相濟得用刑之道者故雖治所難治如噬乾胏之難蓋亦有以得其情而服其心有得其金矢之象也然治獄亦非易事利于艱難其心常恐一毫之不明正固其守惟恐有一毫之不公則刑當其罪而人以不寃乃得吉矣

得金矢黃金只是治人而人服之象不必作堅直之喻亦不必作納金矢以求聽只是聽訟時

原有鈞金束矢之事故借為人服之象耳王永
啟曾有是說今從之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四雖艱貞而得吉然去刑措之風遠矣其于治道
未為光大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是慈祥而不流于姑息
者以此治獄人无不服故為噬乾肉而易盡人頗
納其黃金之象然刑豈易用者哉必正以自守而

不敢有所私危以自持而不敢有所肆庶幾刑罰得中而无咎耳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所謂貞厲无咎者以用刑者必貞厲以處之然後所治得當而人始服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以陽剛而過極是負固怙終聞言不信者故至罪大惡極而不可解又在卦上當荷校之位故其象為何校而滅耳其占則凶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所以何校滅耳者正以治其聰之不明也若能審聽之言而改圖之于早則无此凶矣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謂人之相接有儀制倫叙之文以爲之飾也卦變自損来自既濟来皆柔来文剛剛上文柔剛柔交錯者文也卦德內離明而外艮止文明以止者亦文也故其卦爲賁文王係詞以爲柔来文

剛是陽得陰來為之助且內文明則能灼見事理
而達于物情皆亨道也故其占當亨剛上文柔是
剛反以柔為主而往為之助矣且艮止于外雖不
失于安動而不足言變通是皆不能大有為故其
占但小利有攸往
柔來文剛剛上文柔據彖引說如此推之人事
則以剛柔交錯作尊卑往來說以賁之為賁本
在人之相接處見之也多有以剛柔作文質解
者則彖傳當解云文來而文質質上而文文似

不及蔡說為順柔來文剛如詩美諸侯來朝曰為龍為光是也剛上入柔如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而晉文以霸是也推之父子夫婦各有此相文之事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彖傳謂賁之為卦以卦變言之自損來則柔自三來而文二自既濟來柔自上來而文五是皆柔來而文剛陽為主而陰來助之得相從之正理成倫

叙之嘉會者故卦詞曰亨然自損来者又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来者剛自五止而文上又皆分剛上而文柔陰反為主而陽反為之用可藉榮于一時非共遵之儀法故卦詞曰小利有攸往大抵剛柔交錯是即在天自然之文也日月之運行星辰之經緯无非一剛一柔之相錯而已

文明以止人文也

以卦德言之内離為文明而外艮為止文明而得所止是即在人之文也上下尊卑内外彼此之間

燦然有文以相接寔確然循分而各盡在人之文不過文明以止而已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卦之剛柔交錯即天文人但觀卦之天文而所以察四時之推還者不外此而得之矣文明以止即人文人但觀卦之人文而所以化成天下之道不外此而得之矣賁道之大何如乎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火之光輝照耀乎山故其象為賁夫山

下有火明為山所限而不及遠故君子體之于庶政則用吾明以明之凡簿書期會之閒无不立辨使各有條理至于刑獄民命死生之所係則務加慎重而不敢輕用其明以折衡焉

明庶政无敢折獄只是說君子有用明處有此而不用處非以此為君子病也俗講多云折獄事之大者非明之遠者不能非是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剛德明體而處下夫剛德則所守者固內重

而見外之輕矣明體則出處之分明有見幾而作之義矣𨒪有以自賁于下者也故為賁其趾之象所謂賁其趾者如何謂舍非道之車而安于徒步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九之舍車而徒以義不當乘故舍而弗乘也君子之取舍決于義而已

人之砥行立節所以自賁也

六二賁其須

六二陰柔不得不附九三之陽剛二中正而三行正則其相附也非爲邪且皆无應與彼此黨孤勢宜相附故二附三以動相與以有成猶須之附頤而動故曰賁其須言其相附麗而成美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所謂賁其須以二之與上俱興起而有爲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一陽居二陰之間二陰爲之順承是得陰之賁而潤澤其身者也然陰能賁乎陽亦能溺乎陽

為九三者豈可溺于所安哉故必長守其剛正之德而以禮自持則不啟彼不遜之心而責濡有常乃得吉也或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所謂永貞之吉以三能固守其正則人將承順恐後終莫敢陵侮之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四與初九陰陽正應本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則不成其賁而皤如矣四終不忘乎初

其相求之心甚切有不容稍緩者所乘之白馬如飛翰之疾焉然三之求四其心非有害于四亦以地近易親而欲與之為婚媾耳但四之求初甚切故終不肯顧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之為三所隔而不得與初相責者以其所當之位與初遠而與三近疑若有可求者故来三之求也三之求四本非為寇而求婚媾四能守正而不與則亦終无他患四何疑而不決于從初乎

自二爻至四爻道之賁在人已應違者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有柔中之德為賁之主柔則務為收斂中則不過其則故敦本質尚誠寔為賁于丘園之象此得禮之本賁道之善者然陰性吝嗇故儀文簡略為束帛戔戔之象人而如此亦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有以奢而竊者未有以儉而敗者故終得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之終得吉者以衆方逐末而能務本以為之

偈則公不至于犯禮而私不至于傷財誠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居賁之極是當文盛而敝人心思質之時能還淳返朴舉紛華靡麗之習一洗而空之猶物本有色而返于无色故為白賁夫文勝則質衰本有咎也今能返之于質善于補過矣故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猒文返質此上之志也今能白賁而得无咎則澆風可挽上之志豈不既得矣乎

五上二爻賁道之在儀文度數者也蒙引云白賁視賁丘園為益還淳而反本矣二爻還要說得不同夫五之賁丘園但務本真尚儉約耳白則盡革浮文以用本質此其不同者也亦以五之時文雖盛而未極上九則文已極而不容不反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此卦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

而陽消落故名為剝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時固當止也而卦德坤順艮止又有能順時而止之象占者值此惟當儉德辟難不利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卦名為剝者言陽剝落而將盡也陽之所以剝者柔進于陽變剛者使為柔也勢將使陽盡剝而為純陰之世矣故名為剝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

息盈虛天行也

卦辭云不利有攸往者以卦體言之五陰盛長于下小人之勢正長也固已不宜往矣以卦德言之坤順艮止爲順時而自止之象人又當觀此象而不往也夫君子之一行一止皆尚乎消息盈虛誠以天運如此人不可違也剝之時乃陽消而陰息陰盈而陽虛之時若猶有所往是違乎天運矣何利之有

順而止之一段若云以卦德言之坤順艮止必

順而止之乃為能觀象也文勢要順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山本髙起于地今乃反附于地有摧落之象故為剥夫地也者山之所附以為安者也九為人上者當體此象厚其在下之人以自安其所居之位下不受剥而上以永寧矣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除之剥陽自下而上初六在下方剥去一陽是除惡方形于下有剥牀以足之象禍雖未迫而上進

之勢則不可遏其占為必至于滅去正道而凶惟
見幾而作可也
剥者將中傷牀上之人而先剥足及辨其來有
漸小人將去秉權之君子其事亦有漸或沮其
一事或害在一人久之氣焰漸盛遂大肆排擊
以至正道滅息矣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所謂剥牀以足以陰方滅陽于下也其勢必漸進
而上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六二剝陽之勢漸進而上其惡漸熾有剝牀而及其幹之象其占為將来必至滅正而凶君子所當急避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剝牀而及辨亦云危矣然尚小人未有與時事也至其黨與既成禍不止此矣思避禍者尚可緩哉

六三剝之无咎

六三與上九為正應羣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是

自去其黨而從正人在剝之時為无咎矣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所以在剝之時為无咎者以其獨應乎上而失上下羣陰之黨也仁義何常背小人而從君子斯君子矣何咎之有

六四剝牀以膚凶

六四陰長已盛剝陽甚迫為剝牀而及其膚之象君子至此何所逃小人之禍故其占為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所謂剝牀以膚言小人之害已迫寔君子切近之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六五羣陰之長當率其類以受制于陽如貫魚之有序而以宮人承寵者然則國有君子禍敗可挽而小人亦陰受其庇矣何不利之有
此爻本剝陽之首惡聖人開以遷善之門云若能如此則无不利无不利三字正以開誘乎五

也本義占者云云當在言外剝之无咎亦指爻

說與此略同

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小人而剝君子固其尤也能改而率其類以歸于

正則其始雖有尤終得无尤矣聖人蓋深嘉其自

新之美也

上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諸陽剝盡惟上九一陽在是尚有一君子存也此

一君子乃善類人所賴以復興而開治平者則果

寔盡落唯一碩果尚在木末未為人所食剝未盡而能復生之象也若占者果君子也則當為衆陰之所承戴而有得輿之象若小人得之則必盡剝君子乃已君子既盡彼亦自失所庇而不免于禍是自剝其廬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所謂君子得輿者君子在上民所尊仰而承戴之者也小人害君子而自剝其廬則時事終莫可為矣豈小人之福哉

䷗ 坤上震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

復陽復生于下也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来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係詞以為陽既往而復反在人事則正道既絶而復續善類久塞而復通有亨道矣卦德震動坤順有陽動于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為已之出入可无沮滯之疾而

朋類之来亦獲祉而无咎陽之消始于姤歴七爻而一陽始復天運之自然如此故其占為往来循環之期七日當得来復又剛徳方長其占為吾道大行之機凡有所施為皆无不利也

彖

彖曰復亨剛反

彖傳曰復之所以亨前此皆陰長陽消之日陽无可亨之理今陽剛既往而復反是善類復用正道復行故有亨理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其出入无疾朋来无咎者以卦德震動坤順陽之初動以順而上行是其施為之際能相時度勢不激不驟順乎義理而行是以在已之出入得以无疾而朋類之来者亦可以連彙而進而无咎矣

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

所謂反復其道七日来復者蓋以自姤卦一陰初生而陽消經歷七爻陽始来復其自消而息乃天運循環之自然也豈人之所能為哉

利有攸往剛長也

所謂利有攸往者以陽德既復勢必漸長以至維陽衆賢用事吾道大行何所往而不利乎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夫天地生物之心亘古今而无間者也方其陰盛之日肅殺方行生意閉塞天地之心幾于滅息矣至此一陽来復其所以資始乎萬物者于此復萌而後知化育之機固无時而息也不可以見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雷初動于地中陽始復之時其卦為復先王觀此象以陽之微而當安養也遂立為法制于冬至之日閉關使商旅不得行而為后者亦不省方上下皆安靜以養微陽先王之順天時而贊化育此其一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九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又居事初是人心一念之失未至離道之遠即復于善而不至于有

悔如此則天理日純聖域優入大善而吾之道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失不遠而即復所以修吾身也人能知其不善速改以從善修身之道豈有他哉

六二休復吉

六二柔順中正近初九之賢而能下之資其善以自輔則力不勞志不苦而學以成德以進休美之復也何吉如之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之不遠復克己復禮之仁者也二能虛以下之故休復而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制行已不善矣又處動極躁而无常者也以其居復之時故為頻失頻復復而不固之象惟其頻失也故其占為將陷于惡而處幸其頻失而能復也故其占又為可遷于善而无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雖不免于厲然旣能復是過而能改于義爲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六四柔而得正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陽爲應是與衆俱行而獨復于善非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四之中行獨復以其處流俗汙世之中獨能惟道是從而不係于其類也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是居尊而好善勉勉循循而不已者爲篤宴以復善之象如此則事无過舉无悔之道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之敦復无悔以其處中而體順本有是中德能敦篤其志以中德自成故可以无悔也

蒙引云初九之不遠復乾道也六五之敦復坤道也愚謂不遠之復顔子以之敦復曾子以之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以陰柔居復終陰柔則不能振勵以復于善居復之極則反而不復故爲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所謂凶者如何必有自外之災自巳之眚焉所謂災眚如何假使用行師也終有大敗敗而不已且以其國君凶甚至于十年之久亦不克征唯其怙終不悛故其禍至于如此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迷復之凶以其反乎君道也君道固在乎能復也

䷘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寔理自然之謂此卦變自訟九自二來居初以剛在內心之寔也又為震主動而不安者也存誠皆寔故為无妄文王係之詞曰无妄者正而可亨之道也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皆正而可亨者也故其占為大亨誠能動物也又必利于正正乃謂之无妄也苟不然而匪正則妄矣必有眚而多災咎不利有攸往而多沮滯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来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夫子釋彖曰无妄之為卦以卦變言九自二来居初是剛自外来而為主于内道心為主心无不寔也以卦徳言為動而健是勇于義而不牽于私也以卦體言則九五之剛健中正而應六二之柔順中正同徳相信不揉以偽也合而觀之是内外人己之間无一不正也故其占大亨而必以正以天

命之當然本自如此也合乎天命則天祐之故利耳若夫所謂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蓋以无妄者正而已既云无妄而乃有匪正之往是妄也將何之矣妄則逆乎天命而天命不祐尚得有所行矣哉

象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象傳曰天下雷行振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善順天時養育萬物使萬物各遂其生亦因其所性而不為私聖

人與天㧾一无妄之理也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以剛在内為卦之主是存發皆寔而无妄者也如是而往以應事則誠能動物无適不宜何吉知之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无妄而往則志无不得感應之定理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二柔順中正但因時順理而為所當為至于利

當得失之間舍付之度外而無所作為于前無所冀望于後亦不耕亦不穫不菑亦不畬之象占者能不謀利不計功如此則何人不可處何地不可居何事不可為隨所往而皆利矣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所謂不耕穫者言其因時順理為所當為而未嘗有計利之心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本亦无妄但所處不

得其正在人事則爲所居非其地所遇非其人所遭非其時有莫之致而得災者故占得此者爲有无妄之災其无妄之災如何如或係之牛行人牽之以去而邑人反遭詰捕之災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而爲邑人之災此所謂无妄也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能自守者也下无應與又宜自守故其占可固守其正而不輕有所爲則无妄動之

咎矣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可貞无咎以其能固有此理而不失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有純粹至善之德而待位行道者也下應六二中正又有同心同德之臣也君臣道合內治已修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或有无故非意之事但當從容安靜不必為之撓勞久當自定矣故其象占為无妄而得疾可勿藥而有

眚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已无妄乃以意外之疾而欲藥之則反為安矣恐且因藥以致疾其可輕試乎從来國家以輕舉妄動而召禍敗者皆此類也

上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本亦无妄者但以處時之極而不知變有不當行而行者故雖无妄而行有眚无攸利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以无妄之行而致災者以其窮極而不知變通也

蒙引以為極而不知變如尾生孝己之行夫所謂變是變其執一非變其无妄也无妄自是上九好處世豈有宜變无妄而為妄者乎无妄者貞也窮不知變者諒也觀君子貞而不諒則知无妄上九窮而致災之解矣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山卦以艮畜乾爲畜之者大又所畜者乾爲所畜之大又內乾剛健外艮篤寔輝光是能日新其德既爲畜止之大又爲蘊畜之大故其卦爲大畜文王係之詞曰大畜之道利于以正以畜止而言禁奸制暴必以正法以蘊畜而言積學修德必以正道乃得通利也然卦體有尚賢之象故占又爲不食于家而食于朝吾道大行而吉也六五下應于乾爲應乎天之象故占又爲能濟艱拯變而利涉大川也

程傳利貞以下單指蘊畜之大相承説去今摽
衆引兼畜止説分占爲三寔本義意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寔輝光日新其德

孔子釋彖曰卦名爲大畜者以内卦爲乾是内之存主剛健而不屈于物欲外卦爲艮是外之踐履篤寔而不浮華有光輝之不可掩由是内外交養互發理之得乎已者日進而不已而德爲天下之至德矣所畜之大孰過于此故名爲大畜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卦辭云利貞者以卦變言之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是以剛德進而居師保之位也以卦體言之上九之陽在上而六五居其下而尊尚之是尚賢也以卦德言之又為止健是畜止強梗之人也夫剛自下而上苟非大正則德不稱位而人莫之載尚賢苟非屢于大正能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者不能健者至難止也苟非大正則自反不直而人有不服三者皆非大正不能故曰利貞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卦詞云不家食吉者以六五尊尚乎賢必能養賢以誠賢者見用之會故云吉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又云利涉大川者以卦體六五下應乎乾是其所爲能順乎天則得時措之宜斯足以濟艱難拯陷溺而不困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象傳曰以天之至大而在山中爲大畜之象君子

觀此象以大其蘊畜多識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而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于以畜成其德焉蓋德雖具于吾心而寔大備於古人之言行古人之言行即其德之散見者也吾識而得之則萬理會于一心而一心統乎萬理德之量于是而全斯其為大畜也已

畜之為義兼畜止畜聚大象單言畜聚六爻單言畜止

初

九有厲利已

乾為艮所畜故六爻以相應為相畜初九陽剛欲上進者六四居上卦之位而畜乎巳勢不可敵故其占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利在巳而不進也初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占蓋戒辭也

象曰有厲利巳不犯災也

爻言有厲利巳以巳而不進則不犯災也

九二輿脫輹

九二陽剛足以有行者為六五所畜而不可進以其處中能審乎時勢自止而不進有與脫輹之象

時止而止者也

象曰輿脫輹中无尤也

九二之爲輿脫輹者惟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至於有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以陽居健極極則難畜上以陽居畜極極則不畜故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同類相從同德相濟故不相畜而俱進于是三逐上而進有良馬逐之象然爲九三者不可輕于進也利于艱難以審

幾正固以自持真見其可進而後進且日閑習其用世之具九所以為載為防者无一不備以是而往則相時而進進而不窮成迹而動動而不括何不利之有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九三所以利有攸往者以上九與之合志同欲行道而濟時故相汲引而不沮抑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四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當其微而早

畜之所謂禁惡于未萌之時猶童牛而即加牿以制其觝觸之性也如是則我无禁制之勞彼无扞格之患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制惡而有刑禁力制之勞非爲上者之所快六四之止惡于初而得元吉用力甚少而成化甚易固其心之所喜矣

爻

六五豶豕之牙吉

六五畜九二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

柔居中而當尊位柔中則有善處之術居尊則有可為之力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于是察其機持其要塞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若豶豕之牙然夫四剛躁之物其猛利在牙強制之不能也惟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禁惡而得其機會如此則天下无不可止之惡吉何如之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制惡有道遂能止惡而得吉斯誠天下之福

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居畜之極畜極而通豁達无礙前此正畜之時常求通而未得矣至此何其若天之衢任雲氣飛鳥之往来而无所阻蔽也其爲亨通何如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爻謂何天之衢何也謂其道之欝積而不得施者至此乃得大行也

此爻只作畜極而通說既不可說畜止之人亦

不可說受人畜止以自爲一義時說作强梗盡化天下順治非不可通然不如傳義之圓滿矣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口旁也此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爲頤之象故名爲頤頤食物以自養故爲養之義文王係之詞曰養之爲道必得正則吉蓋人之所養有二一則養德一則養身當觀所以養德者果能寡欲以養心集義以養氣不以異端亂

正學不以曲學害大道則得其正矣當自求其所以為口寔以養身者果能窮不為苟得達不為倖獲不以飢渴害其心不以嗜慾汩其性則得其正矣得正如此乃得吉也

求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寔觀其自養也

彖傳曰卦辭云頤貞吉者言人之養必能順天之理循物之則而得其正則吉也云觀頤者言人之養一在養德當觀其所養果在道德仁義而為正

者乎抑在異端曲學而為不正者乎故云觀頤也云自求口實者言人之養一在養身當觀其自養者果合乎義理而為正者乎抑徇乎私欲而為不正者乎故云自求口實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試即頤而推言之頤之為道不特在人養德養身之間而已也天地之施氣化以養萬物此養也聖人用爵祿以養賢因之施恩澤以養萬民亦此養也頤之時不旣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象傳曰山下有雷元氣鼓動萬物得養故為頤養之象君子觀此象以自養以為養德者不止在言語也而莫切于言語故慎頤之所出而不敢妄發養身者不必在飲食也而莫切于飲食故節頤之所入而不敢濫進君子于養之道為得其要矣

初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初九陽剛在下本能自守而无所羨慕于外者如靈龜之咽息而不食然居動體而應六四之陰見

可欲而動矣是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頤也既動於欲則必失其所守而敗節喪義无不爲矣故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所守不終如此可貴者安在乎

六二顛頤拂經於丘頤征凶

六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者也若顛倒而求養于初是以在上求在下既拂乎經常之道而不可行矣若向乎上而求頤則又非其正應上之剛力雖足以

養人而非其所與必不見聽往必取辱而得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之征凶以卑下之流既无可求之理勢要之家亦非宜求之人初與上皆非其類故无所往而不困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陰柔不中正而處動極是以昏昧之質制行邪僻而躁于動者也其所以為頤皆徇利而害義縱欲而滅理拂乎頤之常道矣雖其事屬天理人

情之正者亦縱肆之極不免于凶至于十年之久終不可用而无所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凶而至于十年勿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乎頤之理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陰柔不能養人而居上則有養人之責然柔而得正庶幾知所以求塞責者況所應又正乃初九之陽也故賴其養以施于下雖自上求下為顛

倒乎頤而寔吉然其下賢之心又恐其不専也必如虎之視下耽耽而不他求食逐逐而相繼則于人為不二于巳為不怠乃可以養人而不窮而无負責之咎矣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之吉以六四賴賢以養人則賢人之功皆其功而上之德施光顯于天下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居尊位以養人為常者也乃陰柔不能養人

而賴上九以養固拂為君養人之常矣然為君而才不足賴有賢師傅而順從之以養人是亦其正道也苟能守此正道而不變則惠不必自己出而人賴其養斯吉矣若不度已之才而自用以冒險若涉大川以求濟則斷不可也

拂經全在不能養人上其賴上九之養只帶言耳不可連賴上九之養亦為拂經講居貞雖從不能養人說起亦不可并不能養人亦為貞立言全在柳楊輕重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所謂居貞之吉能巽順以從上九之賢而委之以養人之任也

上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居大臣之位六五賴其養以養人是物皆由之以養也任大責重如此必危厲自持不敢暇逸乃勝任而吉然上九以陽剛而在上位有能濟之才又有可濟之資于以濟天下之艱危而施養人之功亦无不利固无負于由頤之任者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厲吉者居由頤之任而知危厲則无人不得其眷而福慶大被于天下矣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此卦之體四陽居中而過盛故為大過其在時事為當有大過乎常之事文王以為時當大過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也而卦之上下二陰不勝其重其象為棟橈才弱者不堪任大事也然卦體為

剛得中卦德為巽而悅是有可行之道故其占為
利有攸往而得亨才德過人乃克有濟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夫子釋之曰卦名為大過者陽為大卦體四陽聚
於中大者過盛故為大過也
棟橈本末弱也
卦詞云棟橈者以卦之初與卦之上皆陰柔而才
弱不足以任天下之重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卦詞又云利有攸往亨者何也以卦體言之則剛雖過而二五得中是剛衡雖若有餘而能裁之以中巽必適宜以卦德言之則內巽而外説內巽則其心善入於人情物理而知之深外説則有和悦之氣而不乖乎物以此而任大事則道有可行利於有所往乃亨矣

大過之時大矣哉

由此觀之人當事宜大過之時必得剛中巽説之才而後可濟其為時義不亦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本養木乃至滅沒乎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
子觀大過之象而為大過之行獨立於衆人之中
而守其至正雖為流俗之所不與而未常懼至於
舉世不合而遯世則亦怡然自得而未常悶也
初
六藉用白茅无咎
當大過之時初六陰柔能慎者巽體尤能慎且居
巽體之下巽而又巽過於畏慎者也為藉用白茅
之象夫物而藉之可謂慎矣必藉之以茅且藉之

以白茅慎之至也率斯術以應天下事尚何咎之有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六之取象於藉用白茅以其陰柔而在下位畏慎之至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當陽過之始與初六密比而相與是其剛稍過而得柔者以濟之為楊已枯而復生稊可以復榮老夫而得女妻可成生育之象如此則无過極

之失其占當无不利也
二五爻辭與象各自爲義程傳復據剛中立解不如本義之洒脫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所以取象於老夫女妻者言陽過之始而得柔者相與以濟之則過而不過也
九三棟橈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有棟之象九三以剛而居剛剛過之甚者也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

當大過之任乎故其象為棟橈而占則凶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之過而致棟橈之凶則人不可以輔助之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以陽居陰剛柔得宜過而不過者也以當天下之大任足以負荷而不橈屈如棟之隆起吉之道也乃下應初六之陰而復以柔濟之是有它也則柔之過而至於隳事必致羞吝矣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棟隆之吉言其勝任而隆起于上不橈耿于下也此及九三彖傳幷據蒙引說時說釋不可有輔言過剛之人不受輔助釋此節作不撓于初六之陰柔幷本之程傳亦自可通

九五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陽過之極已過于剛而失當矣又比上六過極之陰又過于柔矣欲相助以成功必不能濟如枯楊之生華无益于枯老婦之得士夫終不能育也不足有為如此无債事之咎亦无匡時之譽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生華華雖暫榮終不可久无益於枯也老婦而士夫不惟不能育求助而得此人亦甚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乃不避險難過涉而滅頂其事誠凶矣然于義則无咎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之凶雖于事无濟仁至而義盡矣豈可咎責之乎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坎之爲卦一陽陷于二陰之中其象爲水其德爲險爲陷此卦上下皆坎故名爲習坎重險之象也文王以卦體中寔有有孚心亨之象故係之詞曰人處重險之中必能有誠信之心以安于義命始終不爲僥倖苟免之圖則中有定主不爲得喪所驚禍福所怵而心常亨通身處險而心亨則能靜觀時變熟察事機遇理有可爲勢有可乘必成出

險之功而可尚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

卦名習坎者險而又險之義也所謂患難交至之衝艱危并集之會人之最難處者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卦辭言有孚者何取也以坎之象爲水其流也每足乎此即通乎彼而未常盈溢其流乎坎中而行險也率其不盈之常萬古一致而未常失其信人之處險中有定之主而不妄動者正與相似故云有

孚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卦辭云維心亨者以卦之二五以剛在中是有誠

寔之德存主于內身雖處險而心自亨也卦辭云

行有尚者以處險而心亨則安而能慮可以往而

有出險之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試即險之道而極言之天之險其高不可升是也

地之險山川丘陵是也王公知險之可以自防也亦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保衛民人而守其國焉天地與王公各有其險險之時用不誠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爲水水流洊仍而至是爲習坎君子觀此象取其重習之意以之治己則常其德行日新又新而不厭以之治人則習其教事朝處夕飭而不倦以爲德行必習而後純教事必習而後安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六陰柔既非濟險之才居重險之下以憊難濟之勢其陷必益深矣故其象爲當習坎而遂入於坎窞其占爲凶也

時說多作由習坎而入於坎窞蒙引不從然於習坎二字殊少著落今玩經文重在入字則習坎直帶說耳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之習坎入坎何也蓋濟險之道在有孚而心亨惟剛中者能之今初六陰柔正與相反失其道

矣以是居重險之下安得不凶乎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在坎爲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則有孚而心亨者雖未能大有爲猶可以求小而得也九二非才德之不足乃時命之未亨耳

坎字亦經帶說如初爻習坎之例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剛中如九二乃僅求小得者以其未出乎險中雖

有才德未能大有為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陰柔既非濟險之才不中正又非柔善之行以此而履重險之間安有自出之理故來亦坎往亦坎往則上坎在前是前遇乎險矣來則下坎在後是後又枕乎險矣前後皆坎進退維谷吾見其坎日有甚焉將入于坎之窞而不能自出矣古者得此決不可用唯當退避耳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来之坎坎是終无出險之功也此其所以不可用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居尊而六四近之有君臣之分而當在險之時爲君者有求賢共濟之心爲臣者當有委曲求濟之道故其所以上交于君者但當盡其誠悃不必拘繁縟之文也但當求其感悟不必拘進諫之正也如人之交際无八珍九鼎之富而但樽酒與簋无饔飧牢醴之盛而但貳之以瓦缶无歷階升

堂之儀而但以此禮自牖以進結積誠以動則疑者可格因明以通則迷者可悟始雖以在坎而多艱阻終能與其君成濟險之功而无咎矣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四之但用樽酒簋貳者以在險之時剛柔相依以共濟故上之情下接下之情上交不必拘禮文之末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尚在坎中大難未解是坎陷之地尚未盈滿

之象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德與勢皆可為且當將出之時將来必成治安之功而險者以平是坎陷之地至既已平坦之象占者如此則險陷可出而无咎矣

九五陽剛中正是能有孚心亨者坎不盈是坎陷之地尚未滿滿則為平地矣與象傳水流不盈不同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當坎不盈之時雖有中德為時所厄而不得

為大必至于既平而後大也

上六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陰柔居險極无濟險之才而處至危之地其陷益深終難自出為係之以徽纆寘于叢棘之中至于三歲之久亦不得脫之象其占如此凶可知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陰柔與有孚心亨者相反失濟險之道矣故其凶至于三歲之久非但時勢之乖也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附麗也卦名為離者取陰麗于陽之義此卦上下皆離故其名不易文王以為物之所麗利在得正如臣之委質士之托交以至一事一物之間莫不有其所麗皆貴得所麗之正能得其正則可以亨矣既麗于正必得柔順之道如畜牝牛則得吉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彖傳曰卦名爲離取附麗之義也如日月則麗乎天百穀草木則麗乎土在天地之中者无无所麗之物也其在人道爲君臣者必皆有明德以麗乎君臣之正位則以正朝廷者正萬民可以化天下而成大正之風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卦辭言利貞亨畜牝牛吉者何也蓋卦體二五以柔麗乎中正是所麗得其正而貞矣故亨且以柔

而麗乎中正是柔順之道既得矣是以云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象為日日之明相繼而作重離之象大人法此以明其明德使德之本明者繼續而无間由是發為光輝落為事業以照于四方一如大明之照下土也

初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初九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剛則不安于下明則有

可進之才故其志在上麗而急于進有履錯然之象謂其舉動紛錯失其常度也此惟不知敬之故耳占者若能敬之詳其義理持以慎重則无此履錯之咎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戒履錯者以敬所以辟此躁動之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柔順居中得正是其所附麗者得其中而合乎正是為黃離此離之大善而吉者也

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之黄離元吉以其得中道而无偏倚故彖為黄離占為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三居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為日昃之離言盛過當衰如日下昃之光也夫盛衰循環理所必然達者安常以自樂聽其自至可也若或不鼓缶而歌則不能自處而唯以大耋是嗟矣何益乎適自速其亡而凶耳

鼓缶而歌只是安常自樂之象缶是常用之器故借爲常義大耋之嗟只是以衰爲憂之象亦不拘定是憂老死此所謂占之象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何可復久雖憂無益君子所以貴乎順理自安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處上卦之初後明將繼之時也九繼人以有事者當和緩詳審乃能有濟九四乃以剛迫之急

遷而無漸有突如其来如之象必至激變生災而焚如死如棄如矣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當總人有事之初而突如其来如則其身必至于無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陰居尊柔麗乎中已之所處可謂得其道矣然不得其正而迫于上下之二陽是時勢所遏有不得其安者必以不保其位為憂而出涕沱若

戚嗟若則危者以乎終必保其位而吉矣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之以憂懼而得吉者以其所麗者王公之位

憂所當憂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而能及遠則

威震而刑不濫王者用此道以出征有嘉美之功

在折其首惡所執獲者匪其醜類此王者弔伐之

師无殘暴之咎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者用剛明以出征以寇賊奸宄亂我邦國不得已而正之也豈殘民以逞者哉